



人学理论与历史

中国人学思想史卷

编委会主任 黄楠森

本卷主编 李中华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GROUP)

北京出版社



人学理论与历史

中国人学思想史卷

编委会主任 黄楠森

本卷主编 李中华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人学理论与历史》

编委会主任简介



黄楠森 四川富顺人，1921年出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著有《〈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哲学的足迹》、《人学的足迹》等，主编有《〈哲学笔记〉注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人学词典》等，发表论文三百余篇。

《中国人学思想史卷》主编简介



李中华 祖籍山东临淄，1944年3月出生，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等职。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著有《中国文化概论》、《纬书与汉代文化》、《魏晋玄学史》（合著）、《冯友兰评传》、《人学大辞典》（主编及撰写）等多种，发表论文近百篇。

《人学理论与历史》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黄楠森

编委会委员： 陈志尚 赵敦华 李中华

《中国人学思想史》著者

主 编： 李中华

撰 稿 人： 李中华 郑苏淮 黄正泉



总 序

黄楠森

人类认识史告诉我们，每一门科学的诞生都有一个过程。首先出现的是关于某一科学对象的零散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同其他多门科学的知识混在一起，而且这些知识瑕瑜互见，真伪难分。其次出现的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即出现了关于某一科学对象的理论，但这些理论还缺乏足够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当关于某一科学对象的真实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出现时，这门科学就诞生了。当然，所谓真实性或真理性、完整性都是相对的，都是一些过程；而且一门科学诞生以后，它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发展而经历或大或小的变化，永无止境。作为一门科学的人学可以说正处于方生未生之间。

人学的对象就是人，这个对象应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奇怪，思想家们从古至今不知发表了多少关于人的观点和理论，作为科学的人学却一直没有诞生。这可能是由于人自己研究自己时，自我意识太强，难于坚持客观的态度，所谓“当局者迷”。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思想指导，马克思本人也发表了丰富的人学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学。中国理论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自觉地把人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建设。20多年来，人学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除了大量关于人学的论文和专著之外，也出版了几本表述人学的科学体系和人学思想史的专著，这些专著都是建立科学的人学的尝试，但像我们这套书那样把人学理论和人学史结合起来编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这是建构人学的科学体系的一次新的尝试。



我们在研究人学的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深感人学的科学体系的建构与人学史的关系十分密切，人学的大量内容要从人学史中摄取，这些内容的内在联系如何也要参考人学史中的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学史就是人学的科学体系萌芽、发育、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把人学的理论和历史结合起来，形成一套书，也许能使人学科学的成熟性大大提高一步，并为高校的人学课程提供一套较完整的参考教材。这种想法得到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人学理论与历史》于1997年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立项。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大力支持，提供了出版资助。经过陈志尚、赵敦华、李中华三位主编和其他撰稿人员的辛勤努力，今天，《人学理论与历史》终以《人学原理》《西方人学观念史》《中国人学思想史》这三本书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眼前。

设想与设想的实现总是有距离的，这三本书尚不能完整地体现人学的理论与历史。人学的历史应包括全世界各国的人学思想史，至少东方和西方的人学思想史。但我们在东方只讲了中国，在西方只讲了古希腊、古罗马和西欧，尤其是没有关于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学思想的介绍与研究，这更是一个不小的缺陷。至于这三本书所展示的内容是否已臻完整、严密、成熟，仍然是可以商榷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三本书的出版总是一种新的尝试，这不仅表现在这种设计上，而且表现在每一本书的内容也各有其特色。每位主编对此均有所说明，我在这里就不多饶舌了。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人学研究的爱好者和专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这套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文啟同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王新华同志，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主任张兆民同志，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社科中心岳民英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我谨代表编委会和全体作者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和指导，这套书是难以出版的。



前言

(代序)

我与黄正泉、郑苏淮同志合写的《中国人学思想史》，前后经历了3年多的时间，现在总算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得到了前辈的鼓励、朋友们的支持，终于还是硬着头皮写下来了。

多年来，国内学术界还是有相当一批热心的学者为人学研究投入了很多精力，对“人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教授即是有志于从事人学研究的一位重要代表。早在10年前，他就牵头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人学辞典》，这在中国学术界人学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随后，又由黄先生牵头，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中国人学学会，他亲自主持了被列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的《人学理论与历史》课题。《中国人学思想史》这部书，即是这一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黄先生一贯的鼓励、指导、督促和帮助，我们是很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在此，我们对黄楠森教授深表感谢。

我们在撰写《中国人学思想史》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曾得到张岱年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不幸，张先生于2004年4月去世，我们未能把这本小书送给他，这是最大的遗憾。因为张先生生前不但鼓励我写好这本书，还答应为这本书写序。早在2003年9月，我刚从巴黎返回北京不久，即去看望张先生。张先生问起我在巴黎期间都做了些什么。我说，一个多月的时间，无心逛巴黎大街，都是闷在家里写《中国人学思想史》这本书。由此引出话题，张先生与我聊起“人学”、“中国人学”及“中国人学史”等问题。我问张先生如何可称“中国人学”？张先生说：“人学”是最近几十年才流行的，如果用中国古代的话说，与今天“人学”相当的概念，应该是“人道”吧！

我接着又请张先生为《中国人学思想史》写序，张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只是反复强调：“我现在已经老了，已经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了。”他还说：“我比不了冯（友兰）先生。冯先生95岁时还能写书，他能口授给助手，我



就没有这个本事。”我对张先生说：“10年前您给我们《人学大辞典》写的序就很好，如果您同意，可否参照大辞典的序，我可以把那个序复印一份给您。”^①张先生同意了。第二天，我便在系里复印了《人学大辞典》的序交给了张先生。

后来，由于书稿尚未完成，也不好就此事去催张先生，于是写序的事也就拖下来了。如今，书算是写完了，而张岱年先生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为了纪念张先生，也为了本书有一个真正能称得上“序”的序，我把10年前张先生为我和我的朋友孙鼎国教授共同主编的《人学大辞典》所写的序，照抄在下面，就算是张先生为本书写的序中之序吧。

人学，作为一个专门学术的名称，是最近几十年才流行的。但是关于人的研究，不论中国与西方，都是古已有之，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了。就中国而论，孔子平日所讲主要是为人之道即做人的道理。墨子提出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点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即靠劳动而生活。战国时代，关于人性问题展开了讨论，“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孟子·告子上》）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这些都是关于人的研讨。孟子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认为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荀子则提出“人之所以为人者”，认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者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道家老庄亦都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述自己的学术宗旨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今之变（历史演变过程及其规律）都是关于人的思考。佛教传入之后，宣扬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南北朝时天文学家何承天批驳轮回迷信说，“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安得与夫飞沈蠕蠕并为众生哉！”“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达性论》）重新肯定了人在天地之间的卓越地位。到宋代理学家，更强调了人伦道德的重要意义。程颐述其兄程颢的学术宗旨说：“知尽性至命必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这就是把天道论与人道论统一起来，也即把本体论与人生论统一起来。这是中国近古哲学的特点。总而言之，中国哲人对于人的问题是注意加以研究的。

人类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学者们关于人的许多问题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

^① 以上对话保存在我的2003年9月2日的日记中。



在古代是如此，在近代更是如此。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难以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程度。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已有高度的发展，取得了远远超过古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因而古代的自然科学学说可以说已经过时了。研究自然科学，不一定要自然科学史。但是，在哲学方面，特别是在人的研究方面，许多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因而，很难说古代哲学关于人的观点已经过时了。例如，孔子关于人的学说，苏格拉底关于人的学说，很难说在今日已经完全不必要考虑了。事实上，孔子的观点、苏格拉底的见解，直到今日，仍能给人们以深切的启迪。所以，研究哲学，也必须同时研究哲学史。

今天研究人学，对于古代的人学思想还是必须认真钻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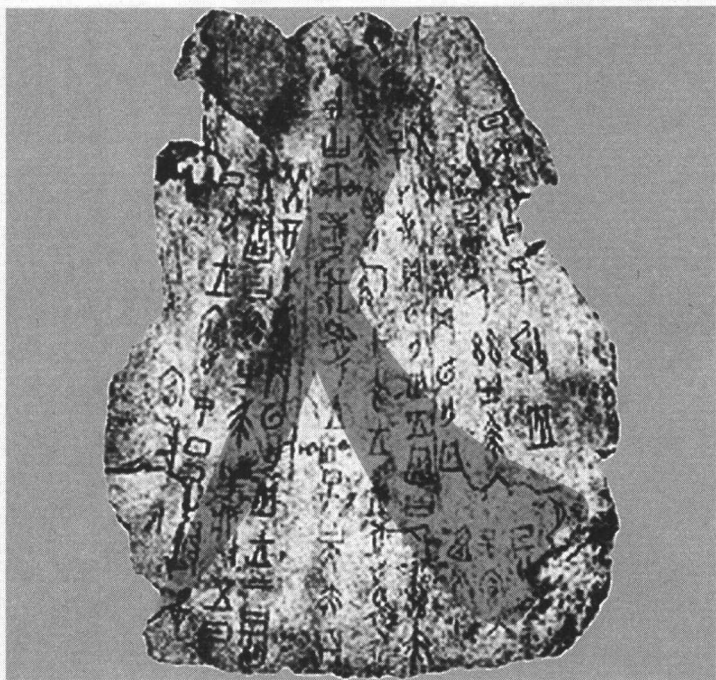
哲人其萎，哲思永存。我们将按照张岱年先生序言的精神，努力研究中国人学思想，并为建立人学学科而贡献绵薄之力。

李中华

2004年6月30日



导 论



近 20 年来,或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逐渐与国际接轨,以致使许多学术研究领域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人学”这一课题即是其中之一,对它的研究,已进入学术领域。任何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既不能脱离该学科的发展现状,也不能脱离该学科的发展历史。如果说“人学”这一学科确实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话,那么“人学史”也就自然能够相应地独立,“中国人学”或“中国人学史”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试图对“中国人学史”或“中国人学思想史”作一个一般性的描述,以便使我们对这一学科获得一些比较规范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人学史或中国人学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这是任何学科在初创时所必须讨论和研究的问题。要说清楚这一点，从逻辑上讲，还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人学”。

目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于什么是“人学”还没有统一的看法。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因为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本身即有这个特点：即答案并不是统一的，也不可能得到统一，也无须得到统一。到目前为止，究竟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宗教”等等，都没有获得统一的答案。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与研究者自身所持的立场、观点、角度、方法及研究者自身的学识、素养等有密切关系，也许这也是“人学”本身所要研究的课题。

虽然以上问题尚无统一答案，但并不意味对这些问题不作理论探讨。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应有该学科所以建立的理由及对该学科主题词内涵的规定，尽管这种规定可能不完善或看法不一。“人学”也是如此。其所以能称之为“学”，即在于关于“人”的理论是可以自成体系并且是有规律可循的系统思想或学说。尽管如此，目前我们还不能对“人学”这一概念给以清晰的描述。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人”的问题是一个比任何问题都复杂得多的课题。诚如季羨林先生在10年前所说：“人类从其余的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以后，真不愧‘万物之灵’这一头衔。他们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到了今天，他们创造出来的文明，光辉灿烂。大之能登上月球，进入宇宙；小之能深入原子，穷极微藐。其他动物如有知，必定会甘拜下风的。人类在有意无意之间，自命为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人，气焰万丈，不可一世。然而，夷考其实，却不禁令人气短。他们有点像《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一个筋斗能跳十万八千里，神通真可谓广大矣。可是一旦被如来佛抓入手中，他在连翻无数的筋斗，自以为已经到了天地尽头，还在五根大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身回来以后，才知道并没有跳出如来的手心。这如来的手掌，对人类来说，不是别的什么奇特的东西，而就是人类本身。”^①

^① 季羨林：《人学大辞典·序》，孙鼎国、李中华主编：《人学大辞典》，第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



人类不仅对自身了解得太少，就是对人自身以外东西的了解也不能说太多。然而千百年来，自以为了解很多，自以为发现了人类终极真理的人却不在少数。但历史证明，那些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上述引文中，在五根大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的孙悟空而已。然而，孙悟空还有些自知之明，在他翻身回来以后，似乎闻到了自己的尿臊味，才知道并未跳出如来佛的手心。相比之下，历史上或当今世界中，还有许多闻不到或不愿闻自己尿臊味的人。

孙悟空虽然未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但他毕竟有翻筋斗的勇气。因此我们在人学研究中，应该提倡孙悟空的精神，不能因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而不跳，更不能宿命地看待如来佛的神通，因为“人学”毕竟还是关于人的学问，而不是神学。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学”？最早提出人学并主张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是上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 - 1928）。舍勒主张把“人学”定义为“哲学人学”。他认为：“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① 因此他企图把不同学科对人的具体研究同对人的总体的哲学理解结合起来，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等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归纳并系统化为关于人的哲学学说。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着一个在我们的时代需要拼命地寻求其答案的哲学任务的话，那么，它就是一门哲学人学的任务。我们指的是一门关于人的本质和构造的基本科学”^②。

舍勒的看法，实际上是主张把科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及神学人类学三者沟通起来，并结合其他关于人的各门学科，从中抽象并概括出一个“清晰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实际上即是关于人的哲学。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许多人关心“人学”学科的建立，其中，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此尤其关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人学是一种人的科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③ 在这种人学定义的观照下，他们主张人学的内容应包括两大部分：1. 人的现代图景。其中包括：（1）人与自然；（2）人与社会；（3）人的历史；（4）人的个人生

① 孙鼎国、李中华主编：《人学大辞典·前言》，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同上。

③ 黄楠森、夏甄陶、陈志尚主编：《人学辞典》，第5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



活,即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5)人的社会生活,其中又可以分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2. 人的本质。其中包括:(1)人的本质,包含人的属性、人性和人的本质三个含义相近的概念。(2)人的地位,主要指人在自然、社会及人际关系中的地位。生态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问题涉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问题;人权、人的权利与义务、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人格、人的尊严等问题则涉及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人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问题。(3)人的发展,指人之存在的最高形态,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等问题。^①

上述观点也涉及“人学”的定义及“人学”的对象、内容、范围等。因为这些观点和看法,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出发,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中的人学思想涉及不多,故其全面性和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代表了目前中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人学”的一种理解。

“哲学人学”也好,“人的科学”也好,似乎都不能满足我们对“人学”定义的期待。因为照上面的说法,“人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显得十分抽象和广泛。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力对“人学”给出一个圆满周遍的定义,这更显示出“人学”研究这一课题刚刚起步,仅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并建立规范。

二

从中国历史看,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人学”一词,但却有极其丰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和学说。孔子的仁礼思想,孟子的性善论,老子的“域中四大”说,墨子的力命之议和兼爱说,庄子的逍遥论、养生论,荀子的性恶说、能群说以及《易传》的文明说、三才说等,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问题的重视。汉代司马迁正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概括中国的传统思想,因此,中国古人也把中国的传统学问概括为“天人之学”。

如果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人学”给以具有中国特点的概括和说明,“人学”可以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人学就是关于人的

^① 邸建新、王宝平主编:《人学理论研究争鸣》,第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学问，是关于人类自脱离动物界以来，人对其自身及由自身所发生的一切思想、行为的总认识。因此，从根本性质上说，人学仍是一种认识论，只不过这种认识论应体现或还原为人对自己的认识以及人对自己认识的认识，亦即人对自己认识的反思。这种人对自己认识的反思，有别于一般的认识，比如对自然界的认识而构成的自然科学和对社会的认识而构成的社会科学等等。人学是人对自己的认识，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因此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哲学是对各种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其中也包括对人学的概括。人学与哲学相比较，人学应是具体科学。因此不能把“人学”等同于“哲学”。“人学即哲学”或“哲学即人学”的说法没有指称出人学的特殊性。

必须把“人学”与生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与人有关的其他具体学科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学科与“人学”比较，“人学”又不是具体科学。这里所谓区别，是就整体学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而言，并不是否定人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中国古代，对人的讨论研究本来就是不分科的。即使在现代，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各科之间本来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有些领域，甚至必须要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学又应同时兼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某些属性，不应把人学同其他学科绝对对立起来。

就人学的狭义方面说，人学应以对人的本性研究为核心。因为人的本性问题不仅是古今中外哲学家们一直关心的课题，同时它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宗教学、伦理学、艺术乃至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基本要素。对这一既古老又常新的课题的研究，不能说已有定论或已经结束，只要我们承认人性是可变的，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就不会终止。但长期以来，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若明若暗，非此即彼的状态。它被分析得支离破碎，甚至越研究，距离真实的人性越远。它像一面多棱镜，同样一束光线射进去，却反射出走向完全不同的多束光线，使人感到迷惑甚至眩晕。人性究竟是什么？它与物性、兽性到底有何联系和区别？人性是统一的吗？为什么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人性如何体现为阶级性？为什么又说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人的自然属性是如何表现的？人的社会属性是如何决定的？人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人性与人的本能有何关系？人有没有精神属性？人有没有道德属性？人性是否是多重属性的集合？人性是否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人性与犯罪是什么关系？人性是善的吗？人性是恶的吗？人性能否超越善恶？……

我们从上述一系列追问中，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人学即是关于人性和人



的本质的学说。古今中外人们对人性问题作了不少研究，但随着近代学术史的发展，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密，人性问题成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援引的对象，但又没有作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各门学科如哲学、伦理学、哲学史、思想史等领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作为当然的前提加以论述，致使这一问题至今仍扑朔迷离。因此，人学有必要把人性问题作为学科的核心问题或基本问题加以研究。

人性或人的本质可作为狭义人学的基本问题来研究，因此它也就构成了广义人学首要研究的对象。既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的本性是由人的多重属性集合而成，其中人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精神智能属性和道德属性是构成人之本性的五个基本属性，因此，它也就同时构成人学的五个基本层次。

1. 人的自然属性。它所涉及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界的影响。这应该是人学的第一层次，也可叫做人的自然史或人的自然存在论。在这一层次上，中国古代人学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因为这是人类产生以后首先思考的问题，即人是从哪里来的，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死后又到哪里去等。

2. 人的生物属性。人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而是具有生命的复杂有机体。生命对人只有一次，故古往今来，人们对生命持一种神秘看法。因此，对它的研究，涉及到人自身的生理结构、人的生理本能和生理需求、人的生命与其他动植物生命的关系等。这应是人学的第二个层次，也可称为人的生物史或人的进化史，也可称为人的生物存在论。与它相关联和交叉的学科有生物学、生理学、进化论、宗教学、体质人类学等等。

3. 人的社会属性。它所涉及到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对社会构成的意义、人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环境、教育对人的塑造等问题。这应是人学的第三个层次，也可称为人的社会史或人的社会存在论。在这一层次，中国古代人学同样有丰富内容。如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所提出的“明分使群”说，认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①。这里的“群”，即社会。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即能组成社会。研究人的社会属性，构成人学的第三个层次，与它相关联和交叉的学科有社会学、政治学等。

4. 人的精神智能属性。人的精神智能属性是人在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① 《荀子·王制》，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4页，中华书局，1988。



同时它又是一种生命现象。而这种生命现象又不同于草木禽兽，人是精神知识智能生物。对这一属性的研究，涉及到人的认知活动的起源、构成及其特点，人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以及人的自我认识、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人的精神需求、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内容等等。这应是人学的第四个层次，也可称为人学认识论。与它相关联和交叉的学科有哲学认识论、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美学、语言学等。

5. 人的道德属性。人不仅是精神智能生物，而且是道德生物。人类没有道德，就不能进化发展到今天。人的道德属性是后天形成的，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因此它也是人的最高层次的属性，也由此构成人学的最高层次。尽管古往今来有许多人鼓吹超道德主义或主张非道德主义，但历史与实践证明，人类道德可以有不同种类，而且可以发展、进化，但却是不能超越的。其不能超越的原因，就是因为道德已内化为人的基本属性，它不仅有自身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而且也有其自身存在的生理的物质基础。例如：血亲乱伦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违背人的生理规则的；随地吐痰可以传染疾病，甚至致人死亡，因此它既违背人类的生理卫生，同时也是不道德的。研究人的道德属性，涉及到人类道德的起源、人与道德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价值实现及评价标准、人的修养、人生态度等等。它作为人学的最高层次，可称为人学道德论。与它相关联和交叉的学科有伦理学、道德哲学、人际关系学等等。

以上列举的人学的五个层次，可以作为人学学科的基本架构，也是狭义人学人性论研究的五个基本方向。当然这只是初步构想，它的层次可以有六个、七个，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主观化，更不能绝对化。这五个基本层次，或称人的五种基本属性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有些甚至有交叉、重叠关系。因此不能简单、绝对、孤立地研究它，我们只是在前人及当代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为人学学科建立一个初步的、综合的解释架构。

上述解释架构，起码可以从中国古代人学思想史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我们以荀子为例，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重点探讨的即是人的问题。他的人学思想已经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人的基本属性以及这些基本属性之间的关系。他在《荀子·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①

在荀子看来，水火、草木、禽兽和人，是四种不同类型的客观物质存在。水火是纯自然物，它的基本构成因素是气。因为它是纯自然物，是物质在最低

^① 《荀子·王制》，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64页，中华书局，1988。



层次上的存在，因此只能是无机的，没有生命的自然存在。草木与水火就不同了，它虽然也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其基本构成元素也是气，但它却是一种有机的生命体，既有气又有生命，因此在自然界中，它处于第二个层次上。禽兽与前两者又不同，它包含前两者又高于前两者，因为禽兽有自然属性，又有生命属性，同时又有知觉属性，因此它处于自然链条中的第三个层次上。在自然界，只有人处在最高层次上，因为它不仅含有前三者的基本属性，又有自己独特的、能以此区别前三者的道德属性。此外，荀子还论及了人的意识精神属性和人的群体（即社会）属性等等。

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由这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构成的社会，那就更加复杂。因此，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甚至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难以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程度，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已有高度发展，取得了远远超过古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因而古代的自然科学学说可以说已经过时了。研究自然科学，不一定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但是，在哲学方面，特别是在人的研究方面，许多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因而，很难说古代哲学关于人的观点已经过时了。”^①前节所提到的古代哲学家荀子关于人的属性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如孔子关于仁礼和忠恕的学说，古希腊苏格拉底关于“认识你自己”及普罗塔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等著名的人学命题，直到今日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所以研究人学，也必须同时研究人学史。

三

中国人学思想的萌芽，是从原始人对自身的认识开始的。从人类认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研究，一开始便与宗教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古代史与神话的传说中，即已表示出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对征服自然的幻想。中国人学思想的萌芽即是从这些原始崇拜和征服自然的幻想中产生的。据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周口店山顶洞人死后有许多随葬物品，其中有石器、穿孔兽牙、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这表明原始人相信死后还有

^① 张岱年：《人学大辞典》序，孙鼎国、李中华主编：《人学大辞典》，第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